

孟子釋解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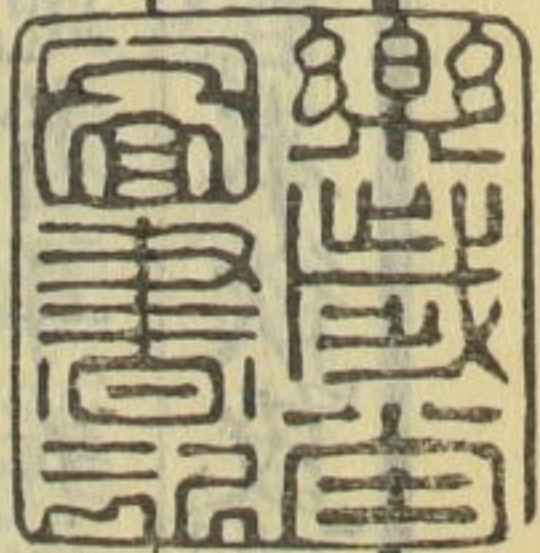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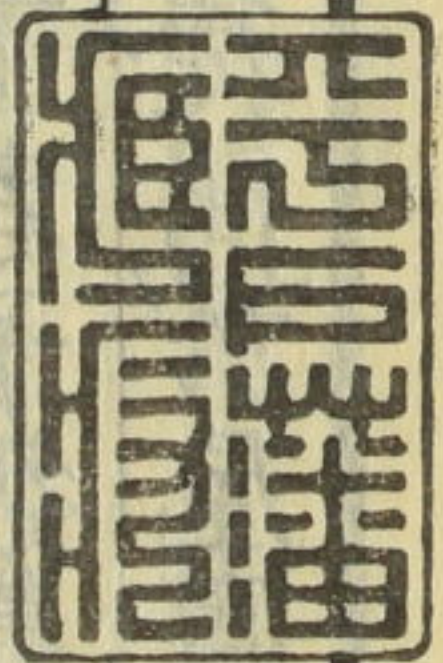
仁12  
917  
25



門 13  
卷



孟子釋解卷之十二



日本 平安 皆川愿伯恭學

告子章句下

此篇以見孟子仁心憂世自不得不辨正世俗所執之非義也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則飢而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

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郝敬云任人任

國之人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愚云亦任人也郝云親迎儀禮云塔執雁至于廟升階奠雁誓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塔御婦車授綏婦升乃驅御者代塔乘其車先歸俟于大門之外揣量也愚按量度物之在隱者之稱也注意在於樓巔則樓下乃為隱處故曰揣也郝云本謂下末謂上山小而高曰岑重屋高明曰樓岑樓高樓也鈞周禮巾車職云金路鈞樊纓九就車上牽挽處多用鈞馬項下懸纓亦有鈞皆乘輿之飾詩曰鈞膺濯濯是也

此章辨禮重於食色而所置此者其主意全在揣本齊末四字以為下孝子怨慕作地者耳義詳於下任人蓋楊墨之徒問於屋廬子者本欲設後難

故先問孰重以取其禮重之答也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此言其當舍禮而取食也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此言其舍禮而取色也屋廬子自疾其不能對是以明日之鄰以告孟子也孟子曰於答是也何難之有下數句先指彼所設難之有過而以辨開屋廬子之所以惑也物當須先揣其本而以言其末之齊不齊也今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故方寸之本可使視之如高於岑樓也人莫不謂金重於羽者此豈謂之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也哉蓋禮者本於刑而加之以義

文者耳本於刑者本也故禮之於食也以不相奪為本於色也以不姦為本而如禮食親迎抑亦義文之末也

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日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也之重

郝敬云、紵、拘轉也、東家、鄰家也、摟、抱聚也、處子、女子、在室者、奚翅、愚云、言不止、可、言、色、食也

取食之重可以續命者與禮之輕可以簡省者而

比之奚翅食重雖曰禮可廢可也取色之重可以治家者與禮之輕可以簡省者而比之奚翅色重雖曰禮可廢可也子當往應之日紵兄之臂奪之食則可以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臂而以為禽獸之行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將摟之而以為禽獸之行乎則雖可以續命繼家而此必不可以為者也則彼將知禮之重不可廢而食色之可以不以之易焉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

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曹交趙岐云曹君之弟毛奇齡云史記曹世家載曹伯陽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則曹此時信亡矣趙岐之注不知何所本當是誤耳鄒是魯縣魯穆公改邾為鄒則鄒是邾春秋注邾本曹姓為顓頊之後則所為曹交者或亦曹姓而交名與鄒君同姓故得見鄒君而假館焉或鄒君之弟邾云文王十尺湯九尺猶堯眉八彩舜目重瞳文王四乳之類匹即鴨古字通鳥獲秦本紀云秦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鳥獲孟說歸焉燕策云鳥獲舉千鈞之鼎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愚云以長猶云有強也

此章言雖堯舜之道亦孝弟而已故人之不能為

堯舜也亦不為耳非不能也曹交自以其身形有異表以為聖人或可庶幾故先問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因言曰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然但有食粟過人量之能而已如何則可以為堯舜也孟子答曰可為堯舜之事奚有其別於是形軀之長短亦在於所為之而已譬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目之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目之為有力人矣然則今有人其力舉鳥獲之所任是亦鳥獲而已夫人之於堯舜之道豈以不勝為患哉但弗為故不為堯舜

耳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郝云徐也得見鄒君言已得自通于鄒君挾貴之意也徐行後於長者謂之弟疾行先於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之所不能之事哉但其所不為之

事故亦不能為弟也堯舜之道要亦以孝悌為主而已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故欲為堯舜乃亦每由孝悌行之可也曹交曰交得往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於鄒而以受業於門蓋聞孟子之言悅其可為堯舜因欲留學於孟子之門也孟子因答夫道若大路然蓋眾所同由豈難知哉第人病其不之求耳子歸曹而求之有餘師不必受業我門也蓋知曹交業必不可成故託辭以有餘師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入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郝敬云高子即高行子相傳子夏投詩高行子至孟子時年老矣故孟子稱叟與孟子門人高子為兩人然韓詩外傳有高子問孟子衛女何以得編千詩而後篇山徑草高

子與孟子論樂則門人高子亦似學詩者豈即高行子之子弟為孟子門人如大小毛公之類與固者不通達也關弓猶彎弓道言也情不相屬曰疏迫切曰戚淚下曰涕啼哭曰泣凱風衛風篇名水觸石曰磯愚云親過小而怨是其子為不可磯之子也磯蓋謂親之辭氣激發以訶其子也又按五十而慕即愈疏之反又按小弁詩云君子信讒而此所稱君子即指父母故曰過之大者也凱風詩云有子七人母氏勞苦蓋言不任其子而母氏躬執勞故曰過之小者也

此章承上論孝明孝子之情不得無怨慕之事因以暗見孟子体仁憂世則自不得不辨斥世人之非義也世或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以孝子之怨仁人之辨斥為非宜也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所作之詩也孟子曰高子何以言之也曰其

詩辭怨故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譬如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其人則已談笑而道之其不仁無他疏之之情然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其不仁無他戚之之情然也小弁之怨即親親之情然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公孫丑既聞親親之宜有怨其親過之心因又疑凱風之無怨親過者似非其宜故復問曰凱風何以不怨孟子曰凱風之不任使子親之過小者也小弁之信讒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怨則是不可以

磯激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蓋以見親親之情至者也

○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荀卿皆作宋鉞石丘地名先生長者之稱指意所主也

郝敬云宋輕人姓名莊周

此章以見孟子不欲以非仁義而以相人主也宋輕將之楚孟子與之遇於石丘孟子問曰先生將



何之宋。程曰：吾聞秦與楚構兵，我將往見楚王，說而令罷之。如楚王不悅，則我將見秦王，說而令罷之。二王之中，我將必有所遇焉。孟子曰：軻也。請無問其所說之詳，願聞其大指。其說之將何如？宋程曰：我將言其構兵之不利也。孟子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以有利立其罷兵之說，之號則不可矣。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

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郝云：懷猶抱也。  
先生以罷兵有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有利之說，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兵而悅於有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



往處守以幣交於孟子孟子受之而不報孟子處  
 平陸之時儲子為齊相亦以幣交於孟子孟子受  
 之而不報他日孟子由鄒之任往見季子由平陸  
 之齊不往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今得入其問詰  
 於孟子之行所有間隙之處矣見孟子問曰夫子  
 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豈為其為相卑於國  
 君之弟與孟子曰非也所引書辭意言凡諸侯來  
 享汝當敬識其善享與不享玉帛庭實物也溫恭  
 儀也善享者必多溫恭之儀儀少物多曰儀不及  
 物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以其人不役志于享故也

下為其不成享也六字孟子釋其不見儲子之義  
 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為君處守故  
 不得之鄒儲子則身無處守之任可以之平陸而  
 但以幣交是所謂儀不及物曰不享之類是以孟  
 子不往見之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自為也夫  
 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  
 此乎郝敬云先後猶言緩急名聲譽也實事功也大  
 國三卿孟子為齊客卿上謂君下謂民也未加  
 無益也去  
 之空去也

此章見孟子非其道不肯就仕又以明孟子其心

雖有所惡而以去其國而亦不欲以彰其國政之非也淳于髡所言先名實者先論其聲譽之與功實顯著于世而以身徇之者是為人議其進退者故曰爲人也先論之者是爲身謀其便利者故曰自爲也今孟子雖在三卿之中其名實未見加於上下而去之是似自謀身便利而然者是故有是問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

而已矣何必同

郝敬云居下位不用也五就湯五就桀者屢說桀不用而後反歸于湯也

三子進退不同爲多世愛民之心一也愚云事不肖就桀並暗斥齊王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是其仕似自爲者

孟子答曰雖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之主者伯夷之所行其身也五就湯五就桀而以圖安天下者伊尹之所立其志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而仕者柳下惠之所處其身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以仁爲其所當志而已矣何必以同不同論之高下乎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

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  
 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刑何可得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繇繇處於高唐而  
 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  
 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  
 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  
 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  
 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  
 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郝云公儀子名  
也為臣為諸臣也子柳泄柳也王豹衛人短曰謳長  
曰歌淇水名在衛西南衛在河北淇在河內西北也

繇駒齊人高唐齊西地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  
于莒燔燔通熟肉也祭禮有燔俎燒肉以從獻也春  
秋傳曰腥曰脔曰燔祀有執燔戎有受脔周禮大  
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饋食享先王是社稷主  
腥為脔宗廟主熟為燔也稅與脫同冕祭服之  
冠微細也苟者愚云無所取當而卒施之辭也

淳于髡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  
 臣而魯國之見削也滋甚豈皆若是乎所謂賢者  
 之無益於國也孟子曰虞公不用百里奚而虞亡  
 秦穆公用之而秦霸由是觀之不用賢之國則直  
 亡雖欲如魯之見削何以可得與淳于髡曰昔者  
 王豹處於淇而河西之人善謳繇駒處於高唐而  
 齊右之人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遂以

變其國俗之哭音有諸內必形諸外蓋有諸內而為其事也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今齊國之中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蓋亦言孟子之去齊其義為己之所不識則是孟子亦非賢者故也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魯眾而祭燔肉不至於孔子家孔子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不至而行也其知者以為為魯無禮也乃孔子之意則欲以魯之微罪行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此答又以淳于不識為眾人之列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人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掎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樓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

三王之罪人也郝敬云五霸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五強國之無王者也魯隱公初年而晉文繼之成襄以來楚莊繼之昭定以來吳繼之

孟子卷之十一  
至子定哀之季齊絕晉分吳亡而春秋終矣故五霸者終始春秋者也不足一不給惠云皆謂其人夫之不足而一不給於其事也郝云巡守入疆先土地重國也地事莫急於農桑故次田野民行莫重於孝弟故次養老朝政莫先於用人故次尊賢慶以地者天子有閒田在九州及刑移之地皆可充慶賞也貶爵如上公降為七命侯伯降為五命子男降為三命之類刑如大國刑為七十里次國刑為五十里小國刑為附庸之類六師即六軍天子畿內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家出一人故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鄉故六軍也移之變移其君也古有寄公即失國之君也愚云討辭討其罪也伐兵伐其國也郝云搜者拘而聚之也三王夏禹殷湯周文武也

此章見孟子小悅當時列國諸侯大夫之意也五霸者為三王之所加罪之人也今之諸侯為五霸之所加罪之人也今之大夫為今諸侯所加罪之

人也所以云爾者蓋古者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視其耕而補不足秋省視其斂而助不給天子巡狩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使之有慶其慶之以地又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聚斂之臣在位則有讓責又諸侯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蓋猶如竄三苗之君於三危是也是故天子常巡狩以得民心故諸侯之有罪討而不伐諸侯乃伐而不討如五霸者乃搜諸侯以伐諸侯是僭為其討者也故曰三王之

罪人也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  
 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  
 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  
 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  
 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  
 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  
 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  
 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  
 侯之罪人也

郝云僖公九年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左傳不載五命之辭穀梁傳云葵丘之

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  
 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  
 事又僖公三年秋齊侯會諸侯于陽穀公羊傳桓公  
 曰毋障谷無易樹子毋以妾為妻二傳所記盟辭各  
 異當以孟子為據又曰凡盟殺牲告神同盟者各取  
 牲血塗口旁以表言出赤衷也有食言者神殛之如  
 此牲本愚俗之事信近于義則言出人信歃血何為  
 事不協諸義假鬼道以要人君子不為而有取葵丘  
 之盟者為其不歃血耳不歃血而猶盟所以為霸又  
 云初命專為王室屢易世子而言再命三命論同盟  
 以善道也四命五命皆當時弊政初命宮闈之事再  
 命朝廷之事三命邦國之事四命駁臣之事五命睦  
 鄰之事不孝非子也天下首惡故誅之不孝者不  
 待教也父欲廢子故其子為不孝故并禁之子已樹  
 立為繼中道改易必有黷干之者妻為敵體以妾並  
 嫡必有蠱惑之者二者皆亂本也賢者才之成也才  
 者可致于賢也有德即賢才也尊在高位也育作養  
 也彰即尊育也凡才倍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  
 千人曰英萬人曰賢老幼者國人也孝弟則敬老矣  
 無忘加意憂卹也賓客也旅遠人也任事曰士與仕



通世官勲舊子孫襲先世官爵者也無世官膏梁子多不才也官事官所職掌之事攝兼也勿攝事各有專官也取士必得無失人也專擅也謂任情獨斷也不可私怒小事擅殺大臣有大惡則質諸羣議明公道議親貴以存大體也勿曲防旱澇相通也無過糴豐歉相濟也封必告死葬相助也封即葬也君惡未遂而迎合逢君惡也

五霸之中齊桓公為盛其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以五命辭義正故不須歃血其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蓋不孝而不誅則人理滅矣樹子可易妾可為妻則內亂靡已是以先禁之也賢而不尊則無義才而不育則之繼有德而不彰則民怠於德是以勸之也敬老慈幼人事之宜

也無忘賓旅言亦無不恤其疏遠也世官則妨賢官攝則害事取士必得者言審甄拔也無專殺大夫者防君之恣私也無曲防無過糴者教忠也有封而告同盟之宜也曰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言當不易茲義而行歸于相親好也孟子之時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者君本惡而已輔長之也逢君之惡者君未出惡而已迎引之也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小教民而用之謂之

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  
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  
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  
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  
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  
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  
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  
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  
於殺入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  
志於仁而已愚按是時魯蓋欲與齊戰而議擇其宜為將故曰欲使也郝敬云堯舜師天下

以仁義者也南陽齊地山南曰陽泰山之南地也不  
識謂戰勝攻取正為將之道而以為不可所以不識  
也宗廟之典籍謂朝聘祭享皆典籍所載藏之宗廟  
也儉節也止也徒空也徒取不戰而取也又云春秋  
傳云昔者周公大股肱王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  
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  
之夫以二公功高爵隆遠託東藩其幅員不過百里  
此公侯定制虞夏以來未改也故易云利建侯取象  
于雷之震驚百里其來遠矣周禮云公地五百里侯  
三百里漢班固以下爭為異說皆据周禮臆鑿而不  
知周禮非古也獨孟子近古其言正而信

此章見孟子不悅當時列國臣子以攻伐為功者  
也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令  
戰謂之殃民殃民者堯舜之世所擯罰故不容於  
堯舜之世雖乃一戰勝齊遂有南陽之地然且為

不可為也慎子聞之色勃然不悅曰若此說則滑  
 釐所不識也孟子曰吾明告子以我所言之旨天  
 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也諸侯之  
 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也周公  
 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當是時論其可封之地非  
 不足而唯以儉故封止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  
 為方百里也論其可封之地非不足也而唯以儉  
 故封止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  
 則魯五百里者在所損之列乎在所益之列乎徒  
 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之況於殃民殺人

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令當道用  
 志於仁而已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  
 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  
 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  
 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  
 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郝云今之事君者即前章  
 所云今之大夫也如商鞅  
 白起公孫衍張儀輩皆是民賊也今謂今諸侯古謂  
 三王桀夏王暴惡為殷湯所滅者也道及志於仁與

前  
 應

約與國 約在納與國和好相與之國

此章申論前意也。今世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廣  
闢土地充實府庫是今之所謂良臣者而此所謂  
良臣者古之所謂民賊也。君心不鄉道不志於仁  
者而其臣求富之是富桀也。曰我能為君連約與  
國每戰必克是今之所謂良臣者而此所謂良臣  
者古之所謂民賊也。君心不鄉道不志於仁者而  
其臣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以民賊為良  
臣之道而無變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其上位  
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

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  
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  
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  
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  
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郝敬云白圭魏人或云周人史記貨殖傳云白圭當  
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  
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曰吾治生  
產如伊尹呂尚之謀孫吳之用兵商鞅之行法貉北  
方遠夷燒土為器曰陶黍稷屬也暑熟曰黍秋熟曰  
稷北方地寒無五穀唯黍生也幣帛饗殮諸侯聘享  
之費詳見儀禮聘禮無人倫謂宗廟祭祀之類無君  
子無百官有司之類大貉言貉為大而學貉者為小

也小大猶言甚與不甚

此章見孟子於賦歛不欲易先王禮制之旨也白圭問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所為道貉之道也今有萬室之國而一人陶於其國則可乎白圭曰不可以如其言器不備足所用之也孟子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之聘儀無百官有司之設職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子居中國欲去人倫之義無君子之治如之何其可也陶之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之治之乎欲輕之賦歛

於堯舜之道者二十取一為大貉稍重為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丹者白圭之名愈猶云踰也壑大谷也洚水解見滕文公下篇

此章亦論白圭治水與禹治水旨不同也白圭自誇曰丹之治水也愈於夏禹孟子曰子之言過矣禹之治水順水之性而行之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之行水徒曲其防以鄰國為壑

以鄰國為壑水必逆行水逆行謂之淫水水之淫逆在鄰國謂之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之言過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者其中物之所從莫之他象而有定之稱也

此章以明上數章孟子所以致其意之旨也君子

學通道則智亮於物亮於物則不紛惑若夫為眾

議紛惑者不亮於物者不亮於物則靡所執守故

曰惡乎執此即亦孟子之所以不為厚于白圭等

說所惑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

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

曰否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入也好善好善足

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

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

將日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

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

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句國欲治可得乎郝敬云為政為執政也強

幹材也知慮心計也多聞識該博也好善心虛而向

道也尊賢使能聽言納諫皆在其中矣訑訑愚云己

先執其道而以受人來從之意蓋聞人之告善而已

應之如先己知之曰訑訑也郝云讒毀善也諂媚也

諛從也愚按人將日之人字上略折應於其人四字

此章以孟子悅樂正子為政與前數章作反襯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  
 孫丑因問曰樂正子剛強之人乎曰否曰有智慮  
 之人乎曰否曰多聞識之人乎曰否公孫丑曰然  
 則奚為喜而不寐孟子曰其為人也好善曰好善  
 足為政乎曰好善優於天下之人而況於魯國乎  
 夫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夫苟不好善則應於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  
 訑訑之聲音顏色人無不以察知其不好善而以  
 傳之人則人之欲告善者遠跡不至是距人於千

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也則讒諂面諛之人至  
 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不相知其不善則國雖欲  
 治可得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  
 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  
 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  
 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  
 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  
 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吾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  
 受也免死而已矣

郝敬云陳子即陳臻就仕也去不仕也大者猶云上之也我土地君

孟子卷之二 自謂本國也

此章論古君子就仕之義也亦以見孟子不為應濁世枉其道之義之所本由也陳子問曰古之君子其國所待之何如則仕乎孟子曰所就者三所去者二其國迎之致敬以有禮君子為之有所言而其國君將行其言也則就之雖禮貌未衰而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其君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最下其君子身貧不能自養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於其大者言之不能行其道又不能

從其言也雖然使之飢餓於我土地之中者吾恥之因周之則亦可受也是不得已而受乃亦以免死而已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郝敬云發興也舜耕于歷山二十一徵庸傳說商王武丁相也版以夾土也築杵也膠鬲當商紂時鬻販魚鹽文王舉以為臣士獄官也夷吾管仲名囚于士官齊桓公舉以為相孫叔敖姓為一作遠楚莊王子遠之孫遠賈之子名艾獵字孫叔敖其官號也楚



莊王舉以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市城市百里奚行乞于市也舜云發傳說已下云舉君臣之分也降大事以大事委任也空之窮無資財也行拂亂不利往也所為心所謀為也動心使心不安寧也忍性使性不得遂也  
曾增同也

此章論善之長則由其困阨以與上樂正子章意相為反襯又以見孟子愠世憂民者即天之所命以大任者也舜之興發也其初於畎畝之中傳說之舉也其初於作版築之間膠鬲於販魚鹽之中管夷吾於士官之囚孫叔敖於海濱百里奚於市井可以見聖賢之出率多於鄙賤困阨之中矣是故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以憂苦其心志

以役勞其筋骨以貧餓其體膚空乏其身以患難拂亂其所為蓋天之所以使之動心忍性而以增益其所不能思惟言行運為也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人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同愚云慮常挾之謂之衡於慮也郝云作奮起也徵形也色怒色聲叱呵也喻曉也法家法度之家元老巨室也拂拂通與上文拂亂之拂同拂士忠鯁吁咻不阿諛之士也生死猶老子言生之徒死之徒也  
人恆其身有過之然後能改其行蓋方其過之時困於心後以此衡於其慮而後能作之於其體

故凡事之入其心之難也不以其淺徹切到至動血氣則不能也是以其必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焉矣是故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其國恆亡人能鑒於此然後知人皆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術者道使不通者得通之稱也屑解見前

此章旨亦前章所云拂亂其所為之一端也教不翅訓誨故曰多術矣不屑者不屑以也蓋孟子之心不欲屑以著之於其所教誨之中者即使其人而已矣

孟子釋義卷之十二終

